資治通鑑/卷2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七十七 後唐紀六

► 卷二百七十八

起上章攝提格，盡玄黓執徐六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77卷

【後唐紀六】　起上章攝提格，盡玄黓執徐六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長興元年（庚寅，公元九三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。辛巳，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。

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、三千、一千大錢；朝廷以其指虛為實，無識妄言，左遷衛尉少卿、同正。

吳徙平原王澈為德化王。

二月，乙未朔，趙季良還成都，謂孟知祥曰：「董公貪殘好勝，志大謀短，終為西川之患。」都指揮使李仁罕、張業欲置宴召知祥；先二日，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；知祥詰之，無狀，丁酉，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、王行本，腰斬之。戊戌，就宴，盡去左右，獨詣仁罕第；仁罕叩頭流涕曰：「老兵惟盡死以報德。」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。

壬子，孟知祥、董璋同上表言：「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，綿、遂益兵，無不憂恐。」上以詔書慰諭之。乙卯，上祀圓丘，大赦，改元。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，三月，壬申，制徙從曮為宣武節度使。

癸酉，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。

丙子，以宣徽使朱弘照為鳳翔節度使。

康福奏克保靜鎮，斬李匡賓。

復以安義為昭義軍。

帝將立曹淑妃為后，淑妃謂王德妃曰：「吾素病中煩，倦於接對，妹代我為之。」德妃曰：「中宮敵偶至尊，誰敢干之！」庚寅，立淑妃為皇后。德妃事后恭謹，后亦憐之。初，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，常德之。帝性儉約，及在位久，宮中用度稍侈，重誨每規諫。妃取外庫錦造地衣，重誨切諫，引劉后為戒；妃由是怨之。

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，告以墳墓在中國，恐為唐所討，吳兵援之不及，謝絕之。吳遣兵擊之，不克。

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，夏，四月，甲午朔，表兼行軍司馬，囚之府廷。

宣武節度使符習，自恃宿將，論議多抗安重誨，重誨求其過失，奏之，丁酉，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。

戊戌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，夏魯奇同平章事。

初，帝在真定，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，從珂毆重誨，重誨走免；既醒，悔謝，重誨終銜之。至是，重誨用事，自皇子從榮、從厚皆敬事不暇。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重誨屢短之於帝，帝不聽。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。是日，從珂出城閱馬，彥溫勒兵閉門拒之，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：「吾將汝厚，何為如是？」對曰：「彥溫非敢負恩，受樞密院宣耳。請公入朝。」從珂止於虞鄉，遣使以狀聞。使者至，壬寅，帝問重誨曰：「彥溫安得此言？」對曰：「此奸人妄言耳，宜速討之。」

帝疑之，欲誘致彥溫訊其事，除彥溫絳州刺史。重誨固請發兵擊之，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、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。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，吾欲面訊之。召從珂詣洛陽。從珂知為重誨所構，馳入自明。

加安重誨兼中書令。

李從珂至洛陽，上責之使歸第，絕朝請。辛亥，索自通等拔河中，斬楊彥溫，癸丑，傳首來獻。上怒藥彥稠不生致，深責之。安重誨諷馮道、趙鳳奏從珂失守，宜加罪。上曰：「吾兒為奸黨所傾，未明曲直，公輩何為發此言，意不欲置之人間邪？此皆非公輩之意也。」二人惶恐而退。它日，趙鳳又言之，上不應。明日，重誨自言之，上曰：「朕昔為小校，家貧，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，以至今日為天子，曾不能庇之邪！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？」重誨曰：「陛下父子之間，臣何敢言！惟陛下裁之！」上曰：「使閒居私第亦可矣，何復言！」丙辰，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。自通至鎮，承重誨旨，籍軍府甲仗數上之，以為從珂私造，賴王德妃居中保護，從珂由是得免。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；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，時往見之，從珂每月奏請，皆咨琦而後行。

戊午，帝加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。

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眾之語，五月，丙寅，制以太傅致仕。

董璋閱集民兵，皆剪髮黥面，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，布列烽火。

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，以鹽直贍寧江屯兵，辛卯，許之。

六月，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亥，敕防禦、團練使、刺史、行軍司馬、節度副使，自今皆自朝廷除之，諸道無得奏薦。

董璋遣兵掠遂、閬鎮戍，秋，七月，戊辰，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、閬，復有論奏，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。

八月，乙未，捧聖軍使李行德、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「安重誨發兵，雲欲自討淮

南；又引占相者問命。」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、藥彥稠，二人曰：「此奸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。重誨事陛下三十年，幸而富貴，何苦謀反！臣等請以宗族保之。」帝乃斬彥溫，召重誨慰撫之，君臣相泣。

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，充三司使。三司使之名自此始。

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，得士心，值團練使陳宣罷歸，知誥許以傳拯代之；既而復遣宣還海州，征傳拯還江都。傳拯怒，以為宣毀之，己亥，帥麾下入辭宣。因斬宣，焚掠城郭，帥其眾五千來奔。知誥曰：「是吾過也。」免其妻子。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，以巖為威衛大將軍，知海州。傳拯，綰之子也，其季父輿為光州刺史。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，輿執之以聞，因求罷歸；知誥以輿為控鶴都虞候。時政在徐氏，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，知誥以輿重厚慎密，故用之。

壬寅，趙鳳奏：「切聞近有奸人，誣陷大臣，搖國柱石，行之未盡。」帝乃收李行德、張儉，皆族之。

立皇子從榮為秦王；丙辰，立從厚為宋王。

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，在洛陽，璋與書曰：「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，屯兵三千，是殺我必矣。汝見樞要為吾言：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，吾必反！與汝訣矣。」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。未幾，朝廷又遣別將荀鹹乂將兵戍閬州，光業謂虔徽曰：「此兵未至，吾父必反。吾不敢自愛，恐煩朝廷調發，願止此兵，吾父保無他。」虔徽以告安重誨，重誨不從。璋聞之，遂反。利、閬、遂三鎮以聞，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。重誨曰：「臣久知其如此，陛下含容不討耳。」帝曰：「我不負人，人負我則討之！」

九月，癸亥，西川進奏官蘇願白孟知祥云：「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。」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，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、閬，然後並兵守劍門，則大軍雖來，吾無內顧之憂矣。知祥從之，遣使約董璋同舉兵。璋移檄利、閬、遂三鎮，數其離間朝廷，引兵擊閬州。庚午，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，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，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使，將兵三萬攻遂州；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、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。

安重誨久專大權，中外惡之者眾；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，數短重誨於上。重誨

內憂懼，表解機務，上曰：「朕無間於卿，誣罔者朕既誅之矣，卿何為爾？」甲戌，重誨復面奏曰：「臣以寒賤，致位至此，忽為人誣以反，非陛下至明，臣無種矣。由臣才薄任重，恐終不能鎮浮言，願賜一鎮以全餘生。」上不許；重誨求之不已，上怒曰：「聽卿去，朕不患無人！」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，且曰：「重誨去，誰能代之？」上曰：「卿豈不可？」延光曰：「臣受驅策日淺，且才不逮重誨，何敢當此？」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，馮道曰：「諸公果愛安令，宜解其樞務為便。」趙鳳曰：「公失言。」乃奏大臣不可輕動。

東川兵至閬州，諸將皆曰：「重璋久蓄反謀，以金帛啖其士卒，銳氣不可當，宜深溝高壘以挫之，不過旬日，大軍至，賊自走矣。」李仁矩曰：「蜀兵懦弱，安能當我精卒！」遂出戰，兵未交而潰歸。董璋晝夜攻之，庚辰，城陷，殺仁矩，滅其族。初，璋為梁將，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，至是，將兵千人戍閬州；璋密以書誘之，洪投諸廁。城陷，璋執洪而讓之曰：「吾自行間獎拔汝，今日何相負？」洪曰：「老賊！汝昔為李氏奴，掃馬糞，得鬻炙，感恩無窮。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，何負於汝而反邪？汝猶負天子，吾受汝何恩，而雲相負哉！汝奴材，固無恥；吾義士，豈忍為汝所為乎！吾寧為天子死，不能與人奴並生！」璋怒，然鑊於前，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啖之，洪至死罵不絕聲。帝置洪二子於近衛，厚給其家。

甲申，以范延光為樞密使，安重誨如故。

丙戌，下制削董璋官爵，興兵討之。丁亥，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。以天雄節度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，以夏魯奇為之副。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，思恭輕進，敗歸；璋怒，遣還成都，知祥免其官。戊子，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。庚寅，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，為伐蜀前鋒。

漢主遣其將梁克貞、李守鄺攻交州，拔之，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，以其將李進守交州。

冬，十月，癸巳，李仁罕圍遂州，夏魯奇嬰城固守；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。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，文通聞閬州陷，遂以其眾降於仁罕。

戊戌，董璋引兵趣利州，遇雨，糧運不繼，還閬州。知祥聞之，驚曰：「比破閬中，正

欲逕取利州，其帥不武，必望風遁去。吾獲其倉廩，據漫天之險，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。今董公僻處閬州，遠棄劍閣，非計也。」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；璋固辭曰：「此已有備。」

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都裴羽還，附表引咎；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。癸卯，敕聽兩浙綱使自便。

以宣徽北院使馮贇為左衛上將軍、北都留守。

丁未，族誅董光業。

楚王殷寢疾，遣使詣闕，請傳位於其子希聲。朝廷疑殷已死，辛亥，以希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。

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，將水軍趣夔州，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。癸丑，東川兵陷征、合、巴、蓬、果五州。

丙辰，吳左僕射、同平章事嚴可求卒。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、參政事，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。

漢將梁克貞入占城，取其寶貨以歸。

十一月，戊辰，張武至渝州，刺史張環降之，遂取瀘州，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、涪。

己巳，楚王殷卒，遺命諸子，兄弟相繼；置劍於祠堂，曰；「違吾命者戮之！」諸將議遣兵守四境，然後發喪，兵部侍郎黃損曰：「吾喪君有君，何備之有！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。」

石敬瑭入散關，階州刺史王經贇、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、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，過劍門之南，還襲劍門，壬申，克之，殺東川兵三千人，獲都指揮使齊彥溫，據而守之。暉，魏州人也。甲戌，弘贇等破劍州，而大軍不繼，乃焚其廬舍，取其資糧，還保劍門。乙亥，詔削孟知祥官爵。己卯，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。知祥聞劍門失守，大懼，曰：「董公果誤我！」庚辰，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

之，戒之曰：「爾倍道兼行，先據劍州，北軍無能為也。」又遣使詣遂州，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。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，守要害。時天寒，士卒恐懼，觀望不進，廷隱流涕諭之曰：「今北軍勢盛，汝曹不力戰卻敵，則妻子皆為人有矣。」眾心乃奮。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。先是，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、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，聞劍門失守，相謂曰：「使北軍更得劍州，則二蜀勢危矣。」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。始至，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，會日暮，二人謀曰：「眾寡不敵，逮明則吾屬無遺矣。」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，大噪於官軍營後，鍠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；官軍大驚，空營遁去，復保劍門，十餘日不出。孟知祥聞之，喜曰：「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，逕據劍州，堅守其城，或引兵直趣梓州，董公必棄閬州奔還；我軍失援，亦須解遂州之圍。如此則內外受敵，兩川震動，勢可憂危；今乃焚毀劍州，運糧東歸劍門，頓兵不進，吾事濟矣。」官軍分道趣文州，將襲龍州，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、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。甲申，張武卒於渝州；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。朱偓將至涪州，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，奔忠州；偓追至豐都，還取涪州。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。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。

丙戌，馬希聲襲位，稱遺命去建國之制，復藩鎮之舊。

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，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。

十二月，壬辰，石敬瑭至劍門。乙未，進屯劍州北山；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，李肇、王暉陳於河橋。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，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，按甲待之，矛稍欲相及，乃揚旗鼓噪擊之，北軍退走，顛墜下山，俘斬百餘人。敬瑭又使騎兵沖河橋，李肇以強弩射之，騎兵不能進。薄暮，敬瑭引去，廷隱引兵躡之，與伏兵合擊，敗之。敬瑭還屯劍門。

癸卯，夔州奏復取開州。

庚戌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、靜江節度使，加兼中書令。

石敬瑭征蜀未有功，使者自軍前來，多言道險狹，進兵甚難，關右之人疲於轉餉，往往竄匿山谷，聚為盜賊。上憂之，壬子，謂近臣曰：「誰能辦吾事者！吾當自行耳。」安重誨曰：「臣職忝機密，軍威不振，臣之罪也，臣請自往督戰。」上許之。重誨即拜辭，癸丑，遂行，日馳數百里。西方藩鎮聞之，無不惶駭。錢帛、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，人

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。時上已疏重誨，石敬瑭本不欲西征，及重誨離上側，乃敢累表奏論，以為蜀不可伐，上頗然之。

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，上悉縱歸。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長興二年（辛卯，公元九三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孟知祥奉表謝。

庚午，李仁罕陷遂州，夏魯奇自殺。

癸酉，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，屯於北山。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。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，泣請往取其首葬之，敬瑭曰：「知祥長者，必葬而父，豈不逾於身首異處乎！」既而知祥果收葬之。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，復還劍門。

丙戌，加高從誨兼中書令。

東川歸合州於武信軍。

初，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，連得大鎮。重誨過鳳翔，弘昭迎拜馬首，館於府捨，延入寢室，妻子羅拜，奉進酒食，禮甚謹。重誨為弘昭泣言：「讒人交構，幾不免，賴主上明察，得保宗族。」重誨既去，弘昭即奏「重誨怨望，有惡言，不可令至行營，恐奪石敬瑭兵柄。」又遺敬瑭書，言「重誨舉措孟浪，若至軍前，恐將士疑駭，不戰自潰，宜逆止之。」敬瑭大懼，即上言：重誨至，恐人情有變，宜急征還。」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，亦言重誨過惡，有詔召重誨還。

二月，己丑朔，石敬瑭以遂、閬既陷，糧運不繼，燒營北歸。軍前以告孟知祥，知祥匿其書，謂趙季良曰：「北軍漸進，奈何？」季良曰：「不過綿州，必遁。」知祥問其故，曰：「我逸彼勞，彼懸軍千里，糧盡，能無遁乎！」知祥大笑，以書示之。

安重誨至三泉，得詔亟歸；過鳳翔，朱弘昭不內，重誨懼，馳騎而東。

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，壬辰，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；甲午，兩川兵入利州。孟知

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：「董璋多詐，可與同憂，不可與共樂，他日必為公患。因其至劍州勞軍，請圖之，並兩川之眾，可以得志於天下。」知祥不許。璋入廷隱營，留宿而去。廷隱歎曰：「不從吾謀，禍難未已！」

庚子，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招討使，使將水軍東略地。

辛丑，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。趙鳳言於上曰：「重誨陛下家臣，其心終不叛主，但以不能周防，為人所讒；陛下不察其心，重誨死無日矣。」上以為朋黨，不悅。乙巳，趙廷隱、李肇自劍州引還，留兵五千戍利州。丙午，董璋亦還東川，留兵三千戍果、閬。

丁巳，李仁罕陷忠州。

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、內樞使宋齊丘為相，齊丘自以資望素淺，欲以退讓為高，謁歸洪州葬父，因入九華山，止於應天寺，啟求隱居；吳主下詔征之，知誥亦以書招之，皆不至。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，齊丘始還朝，除右僕射致仕，更命應天寺曰征賢寺。

三月，己未朔，李仁罕陷萬州；庚申，陷雲安監。

辛酉，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，名慕華，以為懷化節度使，瑞、慎等州觀察使；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，皆賜姓名。惕隱姓狄，名懷惠。

李仁罕至夔州，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，與楊漢賓自均、房逃歸；壬戌，仁罕陷夔州。

帝既解安重誨樞務，乃召李從珂，泣謂曰：「如重誨意，汝安得復見吾！」丙寅，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。

壬申，橫海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孔循卒。

乙酉，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、尚父、吳越國王，遣監門上將軍張籛往諭旨，以屢日致仕，安重誨矯制也。

丁亥，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夏，四月，辛卯，以王德妃為淑妃。

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，以次子繼升知建州留後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。癸卯，延稟攻西門，繼雄攻東門；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。仁達伏甲舟中，偽立白幟請降，繼雄喜，屏左右，登仁達舟慰撫之；仁達斬繼雄，梟首於西門。延稟方縱火攻城，見之，慟哭，仁達因縱兵擊之，眾潰，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，甲辰，追擒之。延鈞見之曰：「果煩老史再下！」延稟慚不能對。延鈞囚於別室，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；其黨殺使者，奉繼升及弟繼倫奔吳越。仁達，延鈞從子也。

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。

己酉，天雄節度使、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。

辛亥，以朱弘照為宣徽南院使。

五月，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，復其姓名曰周彥琛，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。

丁卯，罷畝稅麴錢，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，鄉村聽百姓自造；民甚便之。

己卯，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，充宣徽北院使。漢瓊，本趙王鎔奴也。時范延光、趙延壽雖為樞密使，懲安重悔以剛愎得罪，每於政事不敢可否；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，人皆憚之。先是，宮中須索稍逾常度，重誨輒執奏，由是非分之求殆絕。至是，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，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，亦無語文書，所取不可勝紀。

辛巳，以相州刺史孟鵠為左驍衛大將軍，充三司使。

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，逾月，請兵進取興元及秦、鳳；孟知祥以兵疲民困，不許。

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，表請致仕；閏月，庚寅，制以太子太師致仕。是日，其子崇贊、崇緒逃奔河中。壬辰，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；甲午，遣步

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。安崇贇等至河中，重誨驚曰：「汝安得來？」既而曰：「吾知之矣，此非渠意，為人所使耳。吾以死徇國，夫復何言！」乃執二子表送詣闕。明日，有中使至，見重誨，慟哭久之；重誨問其故，中使曰：「人言令公有異志，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。」重誨曰：「吾受國怨，死不足報，敢有異志，更煩國家發兵，貽主上之憂，罪益重矣。」崇贇等至陜，有詔繫獄。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，帝遣詣河中察之，曰：「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。」光鄴至河中，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，自入見重誨，拜於庭下。重誨驚，降階答拜，從璋奮撾擊其首；妻張氏驚救，亦撾殺之。奏至，己亥，下詔，以重誨離間孟知祥、董璋、錢鏐為重誨罪，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，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；並二子誅之。

丙午，帝遣西川進奏官蘇願、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，諭以安重誨專命，興兵致討，今已伏辜。

六月，乙丑，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，充西都留守。

丙子，命諸道均民田稅。

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，道士陳守元、巫者徐彥、興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，極土木之盛，以守元為宮主。

秋，九月，己亥，更賜東凡慕華姓名曰李贊華。

吳鎮南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徐知諫卒；以諸道副都統、鎮海節度使、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，賜爵東海郡王。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，知諫豫其謀。知詢遇其喪於塗，撫棺泣曰：「弟用心如此，我亦無憾，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！」辛丑，加樞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。

辛亥，敕解縱五坊鷹隼，內外無得更進。馮道曰：「陛下可謂仁及禽獸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朕昔嘗從武皇獵，時秋稼方熟，有獸逸入田中，遣騎取之，比及得獸，餘稼無幾。以是思之，獵有損無益，故不為耳。」

冬，十月，丁卯，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，拔之。

壬午，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。

十一月，甲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癸巳，蘇願至成都，孟知祥聞甥姪在朝廷者皆無恙，遣使告董璋，欲與之俱上表謝罪。璋怒曰：「孟公親戚皆完，固宜歸附；璋已族滅，尚何謝為！詔書皆在蘇願腹中，劉澄安得豫聞，璋豈不知邪！」由是復為怨敵。

乙未，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。

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，請歸老金陵；乃以知誥為鎮海、寧國節度使，鎮金陵，餘官如故，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。以其子兵部尚書、參政事景通為司徒、同平章事，知中外左右諸軍事，留江都輔政；以內樞使、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右僕射，兼門下侍郎；以宋齊丘為右僕射，兼中書侍郎。並同平章事，兼內樞使，以佐景通。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。崇在廬州貪暴，州人苦之，屢嘗入朝，厚以貨結權要，由是常得還鎮，為廬州患者二十餘年。

十二月，甲寅朔，初聽百姓自鑄農器並雜鐵器，每田二畝，夏秋輸農具三錢。

武安、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，慕之，既襲位，日殺五十雞為膳；居喪無戚容。庚申，葬武穆王於衡陽，將發引，頓食雞□鶴數盤，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：「昔阮籍居喪食蒸豚；何代無賢！」

癸亥，徐知誥至金陵。

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，願以昭武讓肇，知祥褒諭，不許；延隱三讓，癸酉，知祥召廷隱還成都，以肇代之。

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，謂閩王延鈞曰：「苟能避位受道，當為天子六十年。」延鈞信之，丙子，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。延鈞避位受菉，道名玄錫。

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，圖復交州；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，受其賂，不以聞。是歲，廷藝舉兵圍交州，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，未至，城陷。進逃歸，漢主殺之。寶圍交州，廷藝出戰，寶敗死。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長興三年（壬辰，公元九三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樞密使范延光言：「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，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為党項所掠，請發兵擊之。」己丑，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、前朔方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。

乙未，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。

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，而董璋塞綿州路，不聽遣使入謝，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，欲發使自峽江上表，掌書記李昊曰：「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，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。」乃復遣使語之，璋不從。

二月，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，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；孟知祥謀於僚佐，李昊曰：「朝廷遣蘇願等西歸，未嘗報謝，今遣兵侵軼，公若不顧墳墓、甥姪，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、洋，安用壁州乎！」知祥乃止。季良由是惡昊。

辛未，初令國子監校定《九經》，雕印賣之。

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，俘二千七百人。

賜高從誨爵勃海王。

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捨，聚圖書，延士大夫，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。

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，以主上加禮於兩川，苟不奉表謝罪，恐復致討；璋不從。三月，辛丑，遣李昊詣梓州，極論利害，璋見昊，詬怒，不許。昊還，言於知祥曰：「璋不通謀議，且有窺西川之志，公宜備之。」

甲辰，閩王延鈞復位。

吳越武肅王錢鏐疾，謂將吏曰：「吾疾必不起，諸兒皆愚懦，誰可為帥者？」眾泣曰：「兩鎮令公仁孝有功，孰不愛戴！」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，曰：「將吏推爾，宜善守之。」又曰：「子孫善事中國，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。」庚戌卒，年八十一。傳瓘與兄弟同

幄行喪，內牙指揮使擊仁章曰：「令公嗣先王霸業，將吏旦幕趨謁，當與諸公子異處。」乃命主者更設一幄，扶傳瓘居之，告將吏曰：「自今惟謁令公，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。」晝夜警衛，未嘗休息。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，獨仁章數以事犯之。至是，傳瓘勞之，仁章曰：「先王在位，仁章不知事令公，今日盡節，猶事先王也。」傳瓘嘉歎久之。傳瓘既襲位，更名元瓘，兄弟名「傳」者皆更為「元」。以遺命去國儀，用藩鎮法；除民田荒絕者租稅。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。置擇能院，掌選舉殿最，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。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　　及陸仁章久事，仁章性剛，仁　　好毀短人，皆為眾所惡。一日，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；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：「二將事先王久，吾方圖其功，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，可乎，吾為汝王，汝當稟吾命；不然，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！」眾懼而退。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，仁　　為湖州刺史。中外有上書告訐者，元瓘皆置不問，由是將吏輯睦。

初，契丹捨利薊剌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，契丹屢遣使請之。上謀於群臣，德鈞等皆曰：「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，數求和者，以此輩在南故也，縱之則邊患復生。」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，對曰：「薊剌，契丹之驍將，屭助王都謀危社稷，幸而擒之，陛下免其死，為賜已多。契丹失之如喪手足。彼在朝廷數年，知中國虛實，若得歸，為患必深，彼才出塞，則南向發矢矣，恐悔之無及。」上乃止。檀，沙陀人也。

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，群臣皆以為不可，上曰：「吾與其父約為昆弟，故贊華歸我。吾老矣，後世繼體之君，雖欲招之，其可致乎！」夏，四月，癸亥，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，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。贊華但優遊自奉，不豫政事；上嘉之，雖時有不法亦不問，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。贊華好飲人血，姬妾多刺臂以吮之；婢僕小過，或抉目，或刀刮火灼；夏氏不忍其殘，奏離婚為尼。

乙丑，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。

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，皆曰必克；前陵州刺史王暉曰：「劍南萬里，成都為大，時方盛夏，師出無名，必無成功。」璋不從。孟知祥聞之，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。璋入境，破白楊林鎮，執戍將武弘禮，聲勢甚盛，知祥憂之。趙季良曰：「璋為人勇而無恩，士卒不附，城守則難克，野戰則成擒矣。今不過巢穴，公之利也。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，公宜以羸兵誘之，以勁兵待之，始雖小衄，後必大捷。璋素有威名，今舉兵暴至，人心危懼。公當自出御之，以強眾心。」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，曰：「璋輕而無謀，舉兵必敗，當為公擒之。」辛巳，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，

將三萬人拒之。

五月，壬午朔，廷隱入辭。董璋檄書至，又有遺季良、廷隱及李肇書，誣之雲，季良、廷隱與己通謀，召己令來。知祥以書授廷隱，廷隱不視，投之於地，曰：「不過為反間，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。」再拜而行。知祥曰：「事必濟矣。」肇素不知書，視之，曰：「璋教我反耳。」囚其使者，然亦擁眾為自全計。璋兵至漢州，潘仁嗣與戰於赤水，大敗，為璋所擒，璋遂克漢州。癸未，知祥留趙季良、高敬柔守成都，自將兵八千趣漢州，至彌牟鎮，趙廷隱陳於鎮北。甲申，遲明，廷隱陳於雞蹤橋，義勝定元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。俄而璋望西川兵盛，退陳於武侯廟下，璋帳下驍卒大噪曰：「日中曝我輩何為，何不速戰！」璋乃上馬。前鋒始交，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，言「璋兵盡此，無復後繼，當急擊之。」知祥登高塚督戰，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，皆為東川兵所殺。趙廷隱三戰不利，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卻，知祥懼，以馬棰指後陳。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，東川兵大敗，死者數千人，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瑰、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。璋拊膺曰：「親兵皆盡，吾何依乎！」與數騎遁去，餘眾七千人降，復得潘仁嗣。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，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瑰降。西川兵入漢州府第，求璋不得，士卒爭璋軍資，故璋走得免。趙廷隱追至赤水，又降其卒三千人。是夕，知祥宿雒縣，命李昊草榜諭東川吏民，及草書勞問璋，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，請見伐之罪。乙酉，知祥會廷隱於赤水，遂西還，命廷隱將兵攻梓州。璋至梓州，肩輿而入，王暉迎問曰：「太尉全軍出征，今還者無十人，何也？」璋涕泣不能對。至府第，方食，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侯延浩帥兵三百大噪而入。璋引妻子登城，子光嗣自殺。璋至北門樓，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，稠引十卒登城，斬璋首，乃取光嗣首以授王暉，暉舉城迎降。趙廷隱入梓州，封府庫以待知祥。李肇聞璋敗，始斬其使以聞。丙戌，知祥入成都，丁亥，復將兵八千如梓州，至新都。趙廷隱獻董璋首。己丑，發玄武，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。

康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誅，餘皆降附。

壬辰，孟知祥有疾，癸巳，疾甚，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，庖人進食，必空器而出，以安眾心。李仁罕自遂州來，趙廷隱迎於板橋；仁罕不稱東川之功，侵侮廷隱，廷隱大怒。乙未，知祥疾瘳；丁酉，入梓州。戊戌，犒賞將士，既罷，知祥謂李仁罕、趙廷隱曰：「二將誰當鎮此？」仁罕曰：「令公再與蜀州，亦行耳。」廷隱不對。知祥愕然，退，命李昊草牒，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，昊曰：「昔梁祖、莊宗皆兼領四鎮，今二將不讓，惟公自領之為便耳。公宜亟還府，更與趙僕射議之。」

己亥，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，上曰：「朕志在安邊，不可不少副其求。」乃遣薊骨捨利與之俱歸。契丹以不得薊刺，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。

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，留趙廷隱東川巡檢，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。昊曰：「二虎方爭，僕不敢受命，願從公還。」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為東川監押。癸卯，知祥至成都，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。知祥謂李昊曰：「吾得東川，為患益深。」昊請其故，知祥曰：「自吾發梓州，得仁罕七狀，皆云『公宜自領東川，不然諸將不服。』廷隱言『本不敢當東川，因仁罕不讓，遂有爭心耳。』君為我曉廷隱，復以閬州為保寧軍，益以果、蓬、渠、開四州，往鎮之。吾自領東川，以絕仁罕之望。」廷隱猶不平，請與仁罕鬥，勝者為東川；昊深解之，乃受命。六月，以廷隱為保寧留後。戊午，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，許之。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，權行制書，賞功臣，不許。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，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，范延光言於上曰：「若兩川並於一賊，撫眾守險，則取之益難，宜及其交爭，早圖之。」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。未幾，聞璋敗死，延光曰：「知祥雖據全蜀，然士卒皆東方人，知祥恐其思歸為變，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。陛下不屈意撫之，彼則無從自新。」上曰：「知祥吾故人，為人離間至此，何屈意之有！」乃遣供奉官李存瑰賜知祥詔曰：「董璋狐狼，自貽族滅。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，所宜成家世之美名，守君臣之大節。」存瑰，克寧之子，知祥之甥也。

閩王廷鈞謂陳守元曰：「為我問寶皇：既為六十年天子，後當何如？」明日，守元入曰：「昨夕奏章，得寶皇旨，當為大羅仙主。」徐彥等亦曰：「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，其言與守元同。」延鈞益自負，始謀稱帝。表朝廷云：「錢鏐卒，請以臣為吳越王；馬殷卒，請以臣為尚書令。」朝廷不報，自是職貢遂絕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